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陽差陰錯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

且說李保夫婦將屈申謀害。李氏將錢袋子抽出，伸手一封一封的掏出，攜燈進屋，將炕面揭開，藏於裡面。二人出來，李保便問：「屍首可怎麼樣呢？」婦人道：「趁此夜靜無人，背至北上坡，拋放廟後，又有誰人知曉？」李保無奈，叫婦人仍然上炕，將屍首扶起，李保背上。才待起身，不想屈申的身體甚重；連李保俱各栽倒。復又站起來，盡力的背。婦人悄悄的開門，左右看了看，說道：「趁此無人，快背著走罷。」李保肯定，竟奔北上坡而來。剛然走了不遠，忽見那邊有個黑影兒一晃。李保覺得眼前金花亂迸，汗毛皆乍，身體一閃，將死屍擲於地上，他便不顧性命的往北上坡跑來。只聽婦人道：「在這裡呢！你往哪裡跑？」李保喘吁吁地道：「把我嚇糊塗了。剛然到北上坡不遠，誰知那邊有個人，因此將屍首擲於地上，就跑回來了。不想跑過去了。」婦人道：「這是你『疑心生暗鬼』。你忘了北上坡那棵小柳樹兒了，你必是拿他當作人了。」李保方才省悟，連忙道：「快關門罷。」婦人道：「門且別關，還沒有完事呢。」李保問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？」婦人道：「那頭驢怎麼樣？留在家中，豈不是個禍胎麼？」李保道：「是呀！依你怎麼樣？」婦人道：「你連這麼個主意也沒有，把它轟出去就完了。」李保道：「豈不可惜了的？」婦人道：「你發了這些些財，還稀罕這個驢？」李保聞聽，連忙到了院裡，將偏韁解開，拉著往外就走。驢子到了門前，再不肯走。好狠婦人！提起門門，照著驢子的後胯就是一下。驢子負痛，往外一竄。李保順手一撒，婦人又將門門從後面一戳，那驢子便跑下坡去了。

惡夫婦進門，這才將門關好。李保總是心跳不止，倒是婦人坦然自得，並教給李保：「明日依然照舊，只管井邊汲水。倘若北上坡有人看見死屍，你只管前去看看，省得叫別人生疑心。候事情安靜之後，咱們再慢慢受用。你說這件事情，作的乾淨不乾淨，嚴密不嚴密？」婦人一片話說的李保也壯起膽來。說著話，不覺的雞已三唱，天光發曉，路上已有行人。

有一人看見北上坡有一死屍，便慢慢的積聚多人。就有好事的給地方送信，地方聽見本段有了死屍，連忙跑來，見脖子有繩子一條，卻是極鬆的，並未環扣。地方看了，道：「原來是被勒死的。眾位鄉親，大家照看些，好歹別叫野牲口嚼了。我找我們伙計去，叫他看著，我好報縣。」地方囑托了眾人，他就往西去了。

剛然走了數步，只聽眾人道：「苦頭兒，苦頭兒，回來，回來。活咧！活咧！」苦頭兒回頭道：「別玩笑呀！我是燒心的事，我們這是什麼勁兒呢？」眾人道：「真的活咧！誰和你玩笑呢？」苦頭聽了，只得回來，果見屍首拳拳腳腳動彈，真是甦醒了。連忙將他扶起，盤上雙腿。遲了半晌，只聽得啾啾一聲，氣息甚是微弱。苦頭兒在對面蹲下，便問道：「朋友，你甦醒甦醒，有什麼話，只管對我說。」只見屈申微睜二目，看了看苦頭兒，又瞧了瞧眾人，便道：「呀！你等是什麼人？為何與奴家對面交談？是何道理？還不與我退後些！」說罷，將袖子把面一遮，聲音極其妖囀，眾人看了，不覺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個奴家！好個奴家！」苦頭兒忙攔道：「眾位鄉親別笑，這是他剛然甦醒，神不守舍之故。眾位壓靜，待我細細地問他。」眾人方把笑聲止住。苦頭兒道：「朋友，你被何人謀害？是誰將你勒死的？只管對我說。」只見屈申羞羞慚慚地道：「奴家是自己懸梁自盡的，並不是被人勒死的。」眾人聽了，亂說道：「這明是被人勒死的，如何說是吊死的？既是吊死，怎麼能夠項帶繩子，躺在這裡呢？」苦頭兒道：「眾位不要多言，待我問他。」便道：「朋友，你為什麼事上吊呢？」只聽屈申道：「奴家與丈夫兒子探望母親，不想遇見什麼威烈侯將奴家搶去，藏閉在後樓之上，欲行苟且。奴假意應允，支開了丫鬟，自盡而死。」苦頭兒聽了，向眾人道：「眾位聽見了？」便伸出個大拇指頭來：「其中又有這個主兒，這個事情怪呀！看他的外面，與他所說的話，有點底臉兒不對呀。」

正在詫異，忽聽腦後有人打了一下子。苦頭兒將手一摸，咬啣道：「這是誰呀？」回頭一看，見是個瘋漢，拿著一隻鞋在那裡趕打眾人。苦頭兒埋怨，道：「大清早起，一個倒臥鬧不清，又挨了一個鞋底子，好生的晦氣！」忽見屈申說道：「那拿鞋打人的，便是我的丈夫，求眾位爺們將他攔住。」眾人道：「好朋友！這個腦袋樣兒，你還有丈夫呢？」

正在說笑，忽見有兩個人扭結在一處，一同拉著花驢，高聲亂喊：「地方！地方！我們是要打定官司了。」苦頭兒發恨，道：「真他媽的！我是什麼時氣兒，一宗不了又一宗。」只得上前說道：「二位鬆手，有話慢慢他說。」

你道這二人是誰？一個是屈良，一個是白雄。只因白雄昨日回家一日，黎明又到萬全山，出東山口各處找尋范爺。忽見小榆樹上拴著一頭醬色花驢，白雄以為是他姐夫的驢子。（只因金哥沒說是黑驢，他也沒問是什麼毛片。）有了驢子，便可找人，因此解了驢子牽著正走，恰恰地遇見屈良。屈良因哥哥一夜未回，又有四百兩銀子，甚不放心，因此等城門一開，急急地趕來，要到船廠詢問。不想遇見白雄拉著花驢，正是他哥哥屈申騎坐的，他便上前一把揪住，道：「你把我們的驢拉著到哪裡去？我哥哥呢？我們的銀子呢？」白雄聞聽，將眼一瞪，道：「這是我親戚的驢子。我還問你要我的姐夫姐姐呢！」彼此扭結不放，是要找地方打官司呢。

恰好巧遇地方。他得上前說道：「二位鬆手，有話慢慢他說。」不料屈良他一眼瞧見他哥哥席地而坐，便嚷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這不是我哥哥麼？」將手一鬆，連忙過來，說道：「哥哥，你怎的在此呢？脖子上怎的又拴著繩子呢？」忽聽屈申道：「讀！你是甚等樣人，竟敢如此無禮，還不與我退後！」屈良聽他哥竟是婦人聲音，也不是山西口氣，不覺納悶道：「你這是怎的了呢？咱們山西人是好朋友。你這個光景，以後怎的見人呢？」忽見屈申向著白雄道：「你不是我兄弟白雄麼？啾啾！兄弟呀！你看姐姐好不苦也！」倒把個白雄聽了一怔。

忽然又聽眾人道：「快閃開，快閃開，那瘋漢又回來了。」白雄一看，正是前日山內遇見之人。又聽見屈申高聲說道：「兄弟，那邊是你姐夫范仲禹，快些將他攔住。」白雄到了此時，也就顧不得了，將花驢偏韁遞給地方，他便上前將瘋漢揪了個結實，大家也就相幫，才攔住。苦頭兒便道：「這個事情我可鬧不清。你們二位也不必分爭，只好將你們一齊送到縣裡，你們那裡說去罷。」

剛說至此，只見那邊來人。苦頭兒便道：「快來罷！我的大爺，你還慢慢地蹭呢。」只聽那人道：「我才聽見說，趕著就跑了來咧。」苦頭兒道：「牌頭，你快快地找兩輛車來。那個是被人謀害的不能走，這個是個瘋子，還有他們兩個俱是事中人。快快去罷。」老牌頭聽了，連忙轉去。不多時，果然找了兩輛車來，便叫屈申上車。屈申偏叫白雄攙扶，白雄卻又不肯。還是大家說著，白雄無奈，只得將屈申攙起。見他兩隻大腳兒，彷彿是小小金蓮一般，扭扭捏捏，一步挪不了四指兒的行走，招的眾人大笑。屈良在旁看著，實在臉上磨不開，惟有唉聲歎氣而已。屈申上了車，屈良要與哥哥同車，反被屈申叱下車來，卻叫白雄坐上。屈良只得與瘋漢同車，又被瘋漢腦後打了一鞋底子，打下車來。及至要騎花驢，地方又不讓，說：「此驢不定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還是我騎著為是。」屈良無可奈何，只得跟著車在地下跑，竟奔祥符縣而來。

正走中間，忽見來了個黑驢，花驢一見就追。地方在驢上緊勒扯手，哪裡勒得住。幸虧屈良步行，連忙上前將嚼子揪住，道：「你不知道這個驢子的毛病兒，他見驢就追。」說著話，見後面有一黑矮之人，敵著衣襟，跟著一個伴當，緊跟那驢往前去了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是四爺趙虎。只因包公為新科狀元遺失，入朝奏明天子，即著開封府訪查。剛才下朝，只聽前面人聲聒耳，包公便腳踩轎底，立刻打杵，問：「前面為何喧嚷？」包興等俱各下馬，連忙跑去問明，原來有個黑驢鞍轡俱全，並無人騎著，竟奔大轎而來，板棍擊打不開。包公聽罷，暗暗道：「莫非此驢有些冤枉麼？」吩咐：「不必攔阻，看他如何。」兩旁執事左右一分。只見黑驢奔至轎前，可煞作怪，他將兩隻前蹄一屈，望著轎將頭點了三點。眾人道「怪」。包公看的明白，便道：「那黑驢你果有冤枉，你可頭南尾北，本閣便派人跟你前去。」包公剛才說完，那驢便站起轉過身來，果然頭南尾北。包公心下明白，即喚了聲「來」。誰知道趙虎早已欠著腳兒靜聽，估量著相爺必要叫人，剛聽個「來」字，他便趕至轎前。包公即吩咐：「跟隨此驢

前去，查看有何情形異處，稟我知道。」

趙爺奉命下來，那驢便在前引路，愣爺緊緊跟隨。剛才出了城，趙爺已跑的吁吁帶喘，只得找塊石頭，坐在上面歇息。只見自己的伴當從後面追來，滿頭是汗，喘著說道：「四爺要巴結差使，也打算打算。兩條腿跟著四條腿跑，如何趕得上呢？黑驢呢？」趙爺說：「它在前面跑，我在後面追。不知它往哪裡去了？」伴當道：「這是什麼差使呢？沒有驢子，如何交差呢？」正說著，只見那黑驢又跑回來了。四爺便向黑驢道：「呀，呀，呀！你果有冤枉，你須慢著些兒走，我老趙方能趕得上。不然，我騎你幾步，再走幾步如何？」那黑驢果然抵耳攢蹄的不動。四爺便將它騎上，走了幾里，不知不覺，就到萬全山的搭連坡，那驢一直奔了北上坡去了。四爺走熱了，敞開衣襟，跟定黑驢，也到萬全山，見是廟的後牆，黑驢站著不動。此時伴當已經來到了。四面觀望，並無形跡可疑之處，主僕二人心中納悶。

忽聽見廟牆之內，喊叫「救人」。四爺聽見，便叫伴當蹲伏著身子，四爺登定肩頭。伴當將身往上長，四爺把住牆頭將身一縱，上了牆頭，往裡一看，只見有一口薄木棺材，棺蓋倒在一旁；那邊有一個美貌婦人，按著老道廝打。四爺不管高低，便跳下去，趕至跟前，問道：「你等『男女授受不親』，如何混纏廝打？」只聽婦人說道：「樂子被人謀害，圖了我的四百兩銀子。不知怎的，樂子就跑到這棺材裡頭來了。誰知老道他來打開棺材蓋，不知他安著什麼心，我不打他怎的呢？」趙爺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且放他起來，待我問他。」那婦人一鬆手，站在一旁。老道爬起，向趙爺道：「此廟乃是威烈侯的家廟。昨日抬了一口棺材來，說是主管葛壽之母病故，叫我即刻埋葬。只因目下禁土，暫且停於後院。今日早起忽聽棺內亂響，是小道連忙將棺蓋撬開。誰知這婦人出來，就將我一頓好打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趙爺聽老道之言，又見那婦人雖是女形，卻是像男子的口氣，而且又是山西的口音，說的都是圖財害命之言。四爺聽了，不甚明白，心中有些不耐煩，便道：「俺老趙不管你們這些閒事。我是奉包老爺差遣前來，尋蹤覓跡，你們只好隨我到開封府說去。」說罷，便將老道束腰絲絛解下，就將老道拴上，拉著就走。叫那婦人後面跟隨。繞到廟的前門，拔去插門，開了山門。此時伴當已然牽驢來到。

不知出得廟門有何事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